

阿蓝的喜悦和烦恼



阿蓝是我从前养的一条狗，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狗，所以到现在还记得它。

阿蓝最喜欢的是玩。它有各种各样的玩法，而顶爱在地上打滚。每逢高兴的时候，就倒在地上，东翻西翻，翻了一阵以后，就突然跳起来，飞奔到门外去，在外面不知什么地方跑了一通，又飞奔回来，然后坐着喘气。

它喜欢跟我玩。每当我放学回来，它总很快地迎上来，在我旁边转，用它的背摩擦我的脚，缠住我，表示亲热。我把手一指说：“阿蓝！”它就会站直身子，把前脚搁在我的手臂上，用舌头舔我的手。我把手一指说：“嗷嗷！”它就会拼命地向前冲去，那声势就像能把非洲的大狮子也咬死；如果前面有人或者别的动物，它真会咬他们的，可是我只在没有人的时候才“嗷”它。有时候，阿蓝的情绪特别高，一直玩着不肯停，甚至主动扑到我身上来，咬我的衣扣，我就在它脑袋上敲一下，装着生气的口气说：“滚开滚开！别缠！”它挨了骂，马上不敢顽皮了，讪讪地走了开去，打了个喷嚏（为了掩饰不好意思），就坐着不动了。不过我很少这样骂它的，因为它挨骂后情绪很低，好久不愿再跟我玩，连叫它几声，它也只把尾巴动动，露出不乐意的样子挪动一下脚，算是回答。和我们住在同院的小壮、小建兄弟俩，也是阿蓝的好朋友。他俩都是小胖子，又有些傻乎乎的，跟阿蓝特别亲热，时常抱住阿蓝的脖子，跟阿蓝一起在地上滚，一边亲热地



叫着：“阿蓝——阿拉，阿拉乖！”有时候滚着滚着，阿蓝压在小胖子上面了，它嘴里喷出的热气，把他们痒得“吃吃”叫起来，阿蓝就很高兴。兄弟俩有了食物，阿蓝总要跑拢去，他们就用食物来训练它，让它站起来吃，让它扑上来吃，跳起来吃，或者让它张大嘴，他们掷给它吃……有一次，两个小胖子每人得到一碗甜汤圆，正在吃，阿蓝就过去了。小壮忽然想起丢一粒汤圆到水盆里去，看阿蓝会不会把头钻到水里去吃，阿蓝嗅嗅水，绕着水盆转了几圈，忽然低下头去，一口就从水里衔上汤圆来吃了。这种“水底捞汤圆”的技艺很使两个小胖子感兴趣，他们就接连不断地丢汤圆，训练阿蓝的“水性”。最后，阿蓝非但完全练好了潜水的本领，也大吃了一顿甜汤圆。它看看兄弟俩手里的碗空了，就耷拉着耳朵，管自回来了——它就是这样和小壮、小建玩的。

可是阿蓝也有烦恼，那就是它肚子饿的时候。

那时候，我的爸爸被学校解聘，从杭州回来，生活比较困难。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阿蓝也在旁边吃





它的一份饭，爸爸看着时常皱起眉头说：“人也难养活，还要弄一只狗来吃饭，真不懂事。”阿蓝吃完饭，还觉得不饱——因为它的食量是越来越大，而妈妈分给它的饭却是不得不越来越减少了——就挤到桌子底下，在我们的脚中间钻进钻出。这时候我总是非常害怕，怕爸爸发起火来，就悄悄地踢阿蓝，叫它出去。

我的妈妈有个怪脾气，喜欢比我们迟一会儿吃饭；我们开始吃了，她总不来，在厨房里东摸摸，西碰碰的，到我们吃了一半她才来。所以她总比我们迟吃好。她独个儿吃时，看见阿蓝还不饱，就把自己的半碗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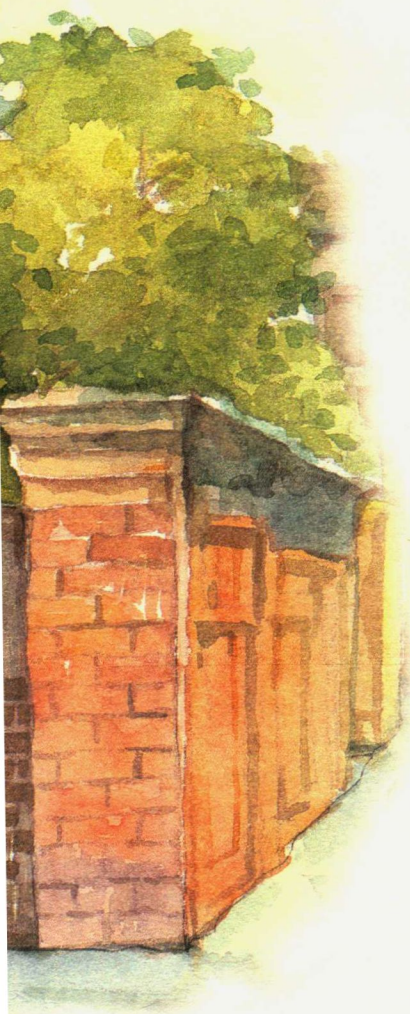
不吃留给阿蓝吃了。这以后，每逢妈妈吃饭时，阿蓝就坐在旁边等，还眼巴巴地看着妈妈，看她一口一口地吃，它的眼光跟着妈妈的手和嘴转动。我怕妈妈老是自己吃不饱，就叫阿蓝出去，别坐着等食。可是，这时候，阿蓝却不听话了，我叫它，它只是动动尾巴，动动耳朵，却坐着不动身。我拉住它的脖子，硬把它拖到外面去，它虽然不敢反抗我，却“呜呜”地轻叫着，停着脚不走，或者从我的胯下又钻了进去——它是肚子饿啊！

终于，分离的一天到了。龙家湾的长渭叔（是我



们的远亲)进城来卖柴,到我家来坐坐,说起他们村里的银根店王(是一个富农),很想有一只好狗给他们守守门,甚至出了钱在找。爸爸就说,既然是银根店王家要,想来也不会饿死它的,就把阿蓝送给他们吧。奶奶和妈妈都百般劝我:让阿蓝去了吧,等将来,爸爸接了聘,家里好些了,一定再养一只……我也没法不答应,因为当时我是那么小,自己又不能挣钱!最后,我就横了心,骗阿蓝和我玩的当儿,用项圈把它套了起来——当长渭叔牵了阿蓝,走出门去时,我禁不住倒在妈妈怀里哭了起来。这一天放学回家,我好像少了些什么,又觉得有一件事没干似的空虚。小壮和小建也捧着饭碗,好久呆呆地坐在院子里,想着失去了的好朋友。

第二天放学,我走在路上,正在想阿蓝,忽然,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,几乎摔倒。哈,原来正是阿蓝,我的可爱的阿蓝,它正用着比平时大一倍的力气,在摩擦我的脚呢!我忘了一切,就抱着它的脖子,抱住它的腰,“阿蓝,阿蓝”地叫了起来。



后来，我发现项圈还套在它的头上，但是绳子已经断了。它身上是湿漉漉的，我相信这不光是汗，它在回来的十几里路当中，还游过几条小河呢！可是它终于回来了。吃完饭时，爸爸他们都没说话，更没有说起阿蓝。从这以后，也没有谁提起过要把阿蓝送给别人的话——我想，爸爸也被阿蓝感动了呢！

小壮和小建搂着阿蓝的脖子，跟它“碰碰头”、“摔筋斗”，足足在地上闹了半个钟头，还给它吃了两个面包和两颗糖，用这来欢迎它。

后来才知道：长渭叔把阿蓝带到银根店王家里后，就把它吊在廊柱上，还在它面前放上一大

碗饭，外加两块肥肉。然后，那店王就请长渭叔到厨房里去喝酒、吃饭——这带有酬劳的意思。可是等长渭叔酒足饭饱，从厨房里出来时，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：廊柱旁哪里有什么狗呀！连一根狗毛毛也没有哩！只有半截咬断了的绳子，落在满满的、没有动过一口的饭碗上面。



第一次养鸡



这件事情发生在暑假里的一天，我和丁大勇正在钓鱼，少年科技组的组长张大龙走来说：“明天，我们科技组上山采标本，得很晚才回来，家里的事要托人照管，你们两个帮助我们管管那群鸡，行不？”

我们一口答应了。因为我们正争取参加他们的科技组，这样的任务是求之不得的。

接着，张大龙嘱咐一番：什么时候喂饲料，什么

时候放到田里去，什么时候收回来，我们都记住了。

第二天，我和丁大勇跑到学校里去给鸡喂了饲料，把所有的鸡装到鸡笼里，抬到村外一块刚刚收割过的早稻田里，让它们啄谷粒和小虫吃。太阳快落山时，我们跑去把鸡赶进笼子，抬起鸡笼，就向学校里走去。走着走着，丁大勇忽然说：“吕小文，我想出一个主意来了！我们来做一个试验，如果试验成功了，倒挺有意思的！”

“什么试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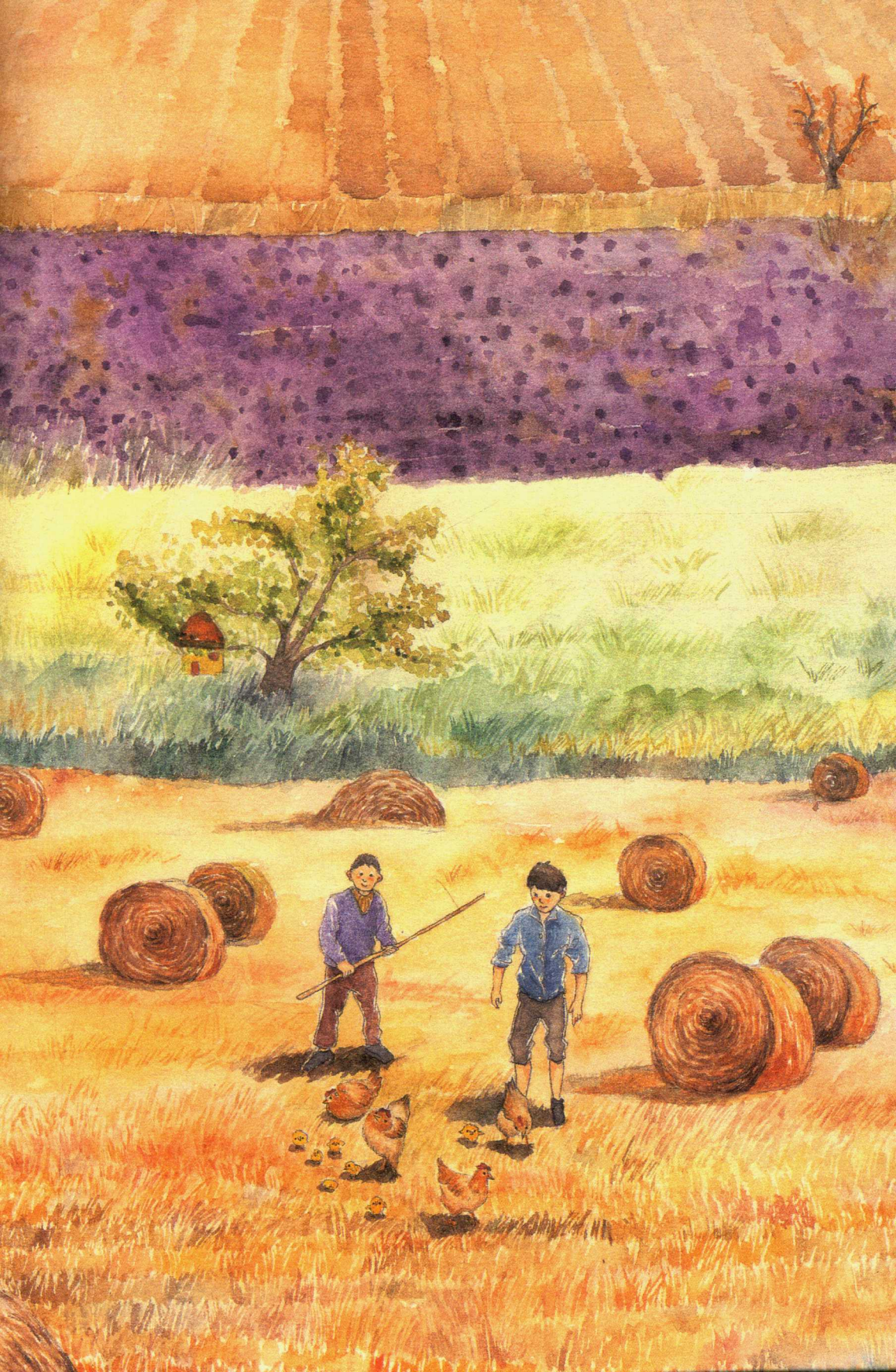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别忙，让我先问你：这些鸡有没有脚？”

“问这个干吗？鸡当然有脚。”

“那它们为什么自己不走回去，要我们把它们抬回去呢？”

“这问题我可答不上，我又不是鸡。”

“不管你是不是鸡，总之，这里有问题。这些鸡每天要两个人把它们抬来抬去，不是浪费劳动力吗？前天我们看电影，有个养鸭姑娘，就比我们聪明，那么一大群鸭，根本不需要装在笼里抬，只要吹一声哨



子，鸭子就能排着队，乖乖地跟她走来走去。”

“那是鸭，这是鸡呀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两样？我们马上就来试试。”

“算了吧，好好地把鸡抬回去，不就完啦！搞什么试验呢！试验好了还没什么，试验不好，出了乱子怎么办？”

“怕什么！要是都怕出乱子，就什么试验也不用做了。再说，这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！”说着，丁大勇把鸡笼门打开，把鸡都赶出来，他叫我在前头引路，他自己背着空鸡笼在后头赶，一个引一个赶，这样鸡果真乖乖地向村里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已经来到村口。丁大勇得意地说：“瞧，它们不是走得挺好吗？这还是头一遭，以后习惯了，只要一个人在前头领着就行了。”

正高兴，忽然前面来了一头牛，一个牧童躺在牛背上唱小调。鸡群看见牛，有往前跑的，有往两边跑的，也有往回跑的。丁大勇大叫：“牛快走呀！拦在那儿干吗？”那牧童连忙在牛背上打了一鞭。牛放开

